

河东风物

北池稷王庙纪事

□杨英杰

出绛州古城西南行约25公里，有一碧草掩映、花木葱茏、汤泉淙淙之村社，为新绛县阳王镇北池村。老村口北一大庙悄然入目，即北池稷王庙所在。

位忝国保序列的北池稷王庙，因了文旅之风，日渐其兴。游客观其形，溯其源，不免探究，这北池稷王庙究竟起于何时？据正殿内存迹，为明弘治，清康熙年间重修之遗存。考古者追溯其肇造年代，断言其不过初唐。这还是因了当地州志的记述，其文凿凿，“北池，旧称北石庄。创建初唐，名赵家寨。”庙附于村社而起，若州志不谬，此言当为信史。

势奇峻 入诗入画

或许是因了一贯的风俗，也或许是循了风水的讲究，在新绛汾南各村，庙宇建于村寨西北位置者居多。北池稷王庙高居于该村西北高垣之上，舞台南基下就是三亩多池塘。

庙的四周均为平地，这么突兀地出现这一高垣，是筑池塘堆土成岗，还是天造地设而成，不得而知。然而庙筑于此，三面临沟，一面居渊，虽不说壁立千仞，亦是平地起蛟，若细线垂石状，以势夺人心魄。尤其南面是戏台的后墙，以二丈余盘石为基，直上直下，每到雨季，池塘水满，戏台整个台基没入水中，然而却是数百年稳若泰山，让人不由称绝。东面临沟，用普通青砖护坡，以直角起基，高约三丈，数百年间，固若金汤，以至青砖之表，苔藓层层叠叠，亦为奇观。这便是稷王庙之“势”。而这“势”，又如巨笔描画出北池稷王庙超凡脱俗的景致，包含了中国传统文人乐山乐水的精神世界。

20世纪50年代以前，池塘西有10余株壮汉合抱之木——青叶杨，盛夏之际，浓荫匝地，微风吹过，万千树叶如骏马奔腾，又若惊涛拍岸，人行其间，凉风习习，顿消酷暑之气。入秋，则是一团金黄映衬蓝天白云，所谓“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”，说的是如此贴切。

在池塘的东北角紧贴稷王庙大门下，一棵老杨柳执拗“端坐”在水中近500年，只有到了冬天枯水季，人们才能窥见它壮硕身躯的全部，4个壮汉合在一起才能抱得住，数百年的风风雨雨在它的身上留下了如刀刻般的痕迹。虽然树身的中央已枯萎成洞，但这并不妨碍它每年的

郁郁葱葱。每年的盛夏季节，它茂盛的树冠几乎覆盖了池塘三分之一的水面。这老柳和那白杨，为稷庙增添了无数人间世俗气，也为从它们身旁走过的、一代一代的北池人增添了许许多多快乐的情绪。500年岁月更替，500年生生不息。

艺精湛 入典入册

作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“百大新发现”的成果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北池稷王庙一下进入国保文物序列。除了所建时代的建筑特色突出、保存完整等国保文物必需的基本价值外，北池稷王庙的布局特色，以及让业内人士叹为观止的砖雕和木雕艺术，让它自身的文物保护价值一跃而升。

北池稷王庙之美，一在思维之美。取自然之道，在顺乎自然中，凸现人之巧思。二在技艺之美。美在木雕，美在砖雕，化平常为神奇。

走进稷王庙大院，除了玲珑别致、展翅欲飞的玉皇楼等古建外，西偏殿装饰华丽的兰额，普拍枋布满了做工精细的彩色木雕。我之所以称其“布满”，是因为一幅立体的壁画，故事与故事间过渡自然，飘逸在云端的神仙，用镜头放大去看，那宽的额头、白的发丝，都在放大当年木作工匠的杰出手段。那丰硕的牡丹展开了雍容的花瓣，依旧把那飘了500年的芳香，大方地送到人们的面前。让今天人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那和木作一样精彩的彩绘，为何到今天依旧那么灿烂？专家们各有其说，但人们看到的是技艺和材料的精彩与不凡。

说完木雕之美，再看砖雕之奇。

在戏台背后的山墙上，镶嵌着一块60多平方米的砖雕。它由几百块小构件共同组成，四周绕以几案、花瓶、牡丹等吉祥图案，取吉祥平安之意，最下边的图案是18只猴子，取福禄久久。最耐人琢磨的是它的中间，是一道半开的门，露出一笑容满面的妇人。金元风格扑面而来，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从墓中挪来。其实不然，2015年北池稷王庙大修期间，对该砖雕进行清洁时，在一块构件中发现了工匠的名字。原来是与北池村相邻的稷山县七级村孙姓工匠所为。所以有这样的传言，那块半掩的门缝与妇人的笑脸，这在金元墓葬中多有发现，而这种风格能出现在一座庙宇的装饰里，这怕也是北池稷王庙的神奇之处吧。

事传奇 秋风云天

有关北池稷王庙最精彩的故事，莫过于《两工匠打赌》和《十八举

人起戏台》。

所谓《两工匠打赌》，是说在稷王庙西偏殿木作工开始时，画工夸海口说：“你木匠能雕到哪里我就能画到哪里。”木工不言，埋头开始雕人物。果然是他雕刻到哪里，那画工就彩绘到哪里，甚至云端里飘逸的仙翁的根根白眉，画工都绘得根根入目。面对人们的阵阵叫好，画工脸仰得更高了，木工依旧不言，雕的牡丹层层叠叠，叶子相互穿插，最让人称奇的是，雕的太湖石洞里，竟探出一只促织的头。画工越看眉头越紧，这如何下手？最后只好认输：“你们另请高明吧！”故事的真伪姑且不论，但它留给后人的是工匠们不朽的艺术精品。

《十八举人起戏台》在一代代北池人中口口相传。这戏台的背后，是北池村的池塘，也就是说戏台的地基是常年泡在水中的。那为什么要把戏台建在池塘边？原来这是有讲究的。据说，戏台建在水边，唱戏时，梆子、唢呐、二胡之类声从水中穿过，顿时变得清冽、醇厚，唱腔也更加激越、高亢。如同加了一个音箱一般。如是，唱者过瘾了，听者也舒坦了。但最初却让工匠们蒙了——水中建，如何起？

于是在村民自己的故事里，便有了《十八举人起戏台》的传说。传说中，建戏台先后起了5次，每次到立木时，就轰然坍塌。这可难住了匠人。正在无计可施之时，恰有一游方的道人从此经过，见此情景，嘴角泛出一丝平常人都难以觉察的笑意。游方道人给出法子果然神奇：5年后，北石庄（北池人古称）必出举人18名，也只有这十八举人能镇住地基的煞气，让这18个举人捐18个碌碡，戏台必然顺利建起。5年后，施工的维那头如法炮制，大庙的戏台终于建了起来。

这个传说，过去北池人几乎尽人皆知。我记得小时候，听爷爷讲了这个故事后，还专门到池塘边去数那压在戏台地基下的碌碡是不是18个。我相信，和我一样好奇的北池人绝不止我一个。讲故事的人一辈又一辈，18个碌碡依然尽职尽责地扛起戏台一年又一年。

大庙，至于北池人不仅是地标，更是信念与精神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日寇扫荡时，曾到北池村欲拆毁大庙取木材，北池乡绅杨乐仁，忍痛用村里别的小庙的木材换回大庙的安宁。

对一代又一代北池人来讲，稷王庙已经伴随他们走过了无法计算的时光，早已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。

运城珍宝馆

文物名片
主角：四兽铺首卷云纹陶棺
出生时间：唐代
尺寸：棺长56.5厘米、宽22.5厘米、高12厘米~19.5厘米
藏宝地：盐湖区博物馆

□记者 王捷

从古至今，丧葬制度作为对逝者的送别，无论是简单土葬，还是如今多元化的丧葬形式，均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。不同时期的丧葬形式，映照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文化特色。盐湖区博物馆馆藏三级文物——唐代四兽铺首卷云纹陶棺，便犹如一颗闪亮的珍珠，为我们呈现了那个时代独特的生死观念和审美意趣。

陶棺，顾名思义，是一种陶制的葬具，用于存放遗骸或骨灰。其最早可追溯到距今7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时期，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形态和用途，对研究古代丧葬礼制有重要意义。古人“事死如事生”的思想观念认为，精心筹备的丧葬仪式和随葬品等，可以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过上富足的生活，这使得厚葬之风盛行，因此葬具也极尽奢华。烧陶制陶不仅需要足够大的窑炉，还需要匠人高超的技艺，包括陶棺的形制、纹饰和烧制时火候的掌握等，也因此其制作工艺和装饰细节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，体现了唐代社会文化、宗教信仰、艺术审美等内容。

盐湖区博物馆这件四兽铺首卷云纹陶棺便以独特的形制，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。陶棺长56.5厘米、宽22.5厘米、高12厘米~19.5厘米，由盖、室、座3部分组成，棺身与棺座连为一体，稳固又坚实，灰陶质地赋予其古朴厚重的质感。陶棺前宽后窄，微向前倾，棺盖拱弧形，两侧饰卷云纹，线条流畅、婉转灵动，仿佛天空中的云海凝于陶棺之上。卷云纹是唐代装饰艺术中的经典元素，象征着超凡脱俗、自由灵动，同时也有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。

陶棺棺室前置门，两侧装饰着四枚兽面铺首。这四枚兽面铺首应为朱雀、玄武、青龙、白虎四神图像，威严中透着些许神秘。铺首常用于门户装饰，具有驱邪纳福之意，置于陶棺之上，也是古人希望能为逝者“营造”一个良好的归宿。

整个棺床完整，四角有4个力士雕塑奋力支撑。这些雕塑栩栩如生，充满力量，生动诠释了唐代雕刻工艺中的力量美学。四兽铺首、卷云纹、力士等整体组合在一起，共同营造了神秘的气息，使其成为一件集实用与艺术、信仰、审美等于一体的艺术珍品。

在唐代厚葬之风与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，陶棺既是人们生死观念的具象表达，也是工艺美术的精彩呈现。这件唐代四兽铺首卷云纹陶棺，为我们揭开唐代丧葬文化的神秘面纱，让我们看到当时人们对生死的独特理解。它不仅是对逝者的一种“保护”，还承载着生人对逝者的记忆与思念，穿越历史，如今依然能够深深触动着现代人的心灵。

河东记仇 照壁石头的故事

□刘向萍

永济市风伯峪，距峪口有5公里的地方有座山，住了几家姓吉的人家，人们就叫它吉（与鸡同音）家山。距离峪口村有4公里路，有个村子叫屯里村，这个村东西长、南北窄，站在山坡高处看，村子分布像蝎子形状，东看蝎子尾巴，西有蝎子的两个触角，这样就形成了“鸡吃蝎子”的样子。

说也奇怪，为了解决这个矛盾，在离峪口两公里地方，从山峪的东坡山崖上用锨铲了一块石头，坐北向南位于山峪中间偏东。南面与山崖的表皮一样，北面和用锨铲的泥土一样，有1米多厚，东西宽有5米多，6米多高。这样就把吉（鸡家山）和屯里村的矛盾解决了，峪东面山崖上铲的锨印举目可见。照壁石已年代久远，有一年照壁石倒了一豁

